

前几日,黄士平的名字再一次见诸报端,他又向抗疫英雄们捐款20万,多么可爱的“上海模子”,多么可敬的上海市民,多么可贵的上海精神。

黄士平,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人,热情待人,热心助人,可以用这八个字来概况他的人生之路。三十多年前,自从在《青年报》的原址东湖路17号第一次见到他时,他的谦逊、平和让我为结识这样的朋友而欣慰。那时,我们正值青春年华,《青年报》面向全市招聘通讯员,在近千人的应聘大军中,我俩竟被录用,兴奋真是难以言表。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,有国企的团委书记,有中学的班主任,还有公交司机,

来自不同行业的文友们,组成了一个“读者、编者、作者联谊会”,有时在长寿路上某电影院的会议室,有时在溧阳路上的茶室,有时到黄士平的家。走进黄士平低矮的小屋,伴着嘎嘎作响的地板,虽说简陋,但不乏屋内一片热情,他的父母把我们视为久别的朋友,搬凳拿椅,端茶倒水,忙得乐乎。我们聚在一起,交流观察到的写作线索,传阅大家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,更为自己的写作变成了一个铅字,散发出浓沉的墨香味而感到欣慰,听到报社记者、编

## 无愧于“上海模子”

■ 刘天林

辑们的点评,更感到记者老师对我们这些喜爱新闻写作的“笔杆子”的器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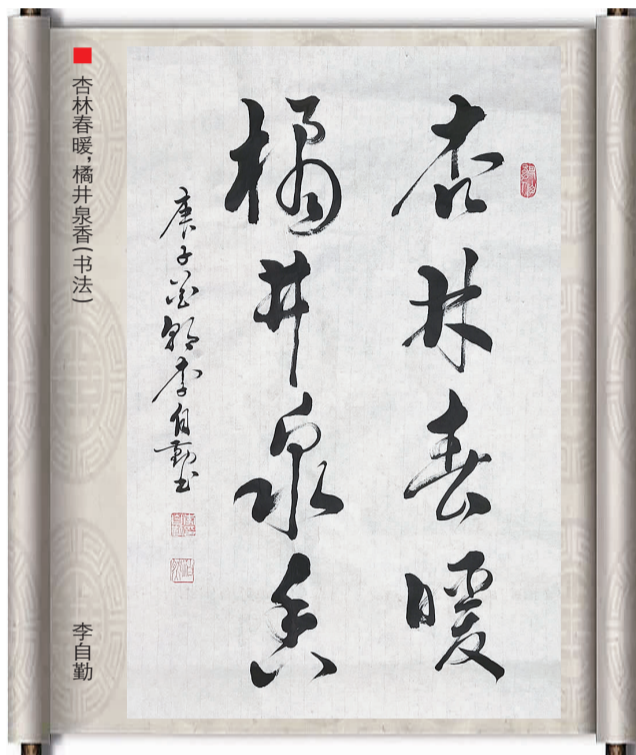
黄士平对新闻写作有着很大的热情和爱好,他不但在笔杆上用功,且十分喜爱新闻摄影,购置了一套摄影器材,自己拍照片,自己洗胶片,对新闻倾注了自己的一片心血,他的摄影习作不断见诸市内外的多家媒体。

做善事,献爱心,对黄士平来说是自己的“传统”。这次“新冠肺炎”疫情席卷全国,他义无反顾地捐出50万元,就在平时的采访

中,他也会掏出自己省吃俭用的钱款资助有困难的被采访者。

黄士平的善举也感动了与他相识的文友们,有的说他是好样的,是“模子”,有的说他是我们通讯员的骄傲,更为我们这些“笔杆子”中能涌现出这样的“上海模子”而感到鼓舞,更敬佩他的精神和毅力。大家知道,黄士平平时采访是很节俭的,一顿中饭,就是一碗辣酱面打发,至今连一部新手机也不舍得买。可要帮助他人,做慈善,他却是从不计较的。一次旅游中,我们几位文友都劝他,对自己要“大方”一点,他的回答也只是淡淡一笑。

这就是“上海模子”黄士平,也无愧于“上海模子”。



## 正直敢言的王圻

■ 米舒

夜读史书,明朝王圻,值得一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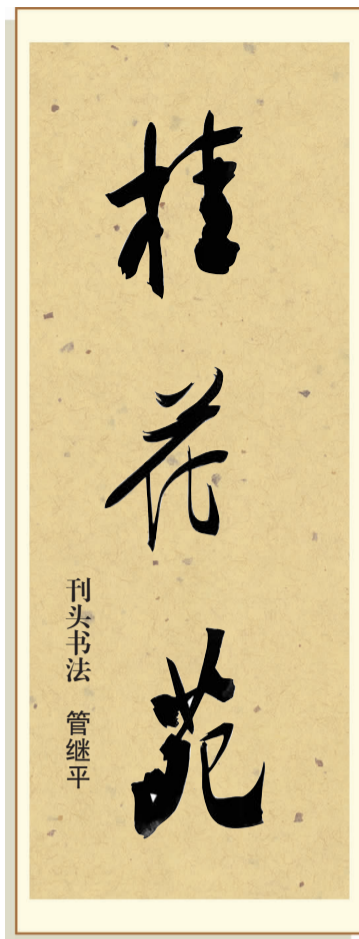
王圻于1530年生于上海县诸翟(今属青浦),自幼聪颖好学,少年时就颇有见解,勇于担当。读书之余,随父学艺,学得一身好本事。王圻36岁中了进士,任清江知县,曾参与编辑《精选绳尺论》,后改任万安知县。他亲自治理监狱,将其刑狱经验加以总结,辑有《洗冤录驰览》一书,因获民誉上调至京城。

当时张居正执政,一言九鼎,张居正与赵贞吉交恶,让王圻上疏攻击赵贞吉。王圻虽知张权倾内外,但不肯轻易附合,仔细调查后回答张居正:“赵贞吉,当世贤者,吾不能曲意为媚人。”大学士高拱与首辅徐阶有怨,王圻不因高拱是自己的主考官而攻击徐阶,反而做高拱工作,想为二人释怨。这样张居正与高拱都对

王圻大为不满,又因他疏论时政,即被罢官,被黜为福建按察金事。

张居正卒,王圻复出,一些朝臣约王圻一起上书攻击张居正,但王圻却不同意,在王圻看来,张居正的“一条鞭法”不能全盘否定,只是某些措施太急太快了些。他在后来治理地方时,依旧推行“一条鞭法”,只是对个别内容因地制宜地作了改动。

王圻到陕西上任时,只带了一个书童赴任,对属下与百姓十分仁慈,处事很宽容。他在东吴任上也是下察民情,为老百姓做了大量实事。万历十一年,江南蝗虫成灾,老百姓颗粒无收,只能剥树皮、挖草根度日,有人吃观音土被活活涨死。王圻仔细察看,见到哀鸿遍野的现实,三次上书要求豁免当地粮税,几经周



折,终于获户部复准,当地减免漕粮,延续几十年,百姓皆说是王圻之功。

王圻最大的优点,是遇事极有主见,正直而敢于直言。王圻晚年官至太师、太傅,因年纪大了而力不从心,他便上书要求退隐还乡,撰写著作,除了完成《读文献通考》《古今考》《三才图会》《中华政论》《元翰文集》,还撰写了《东吴水利考》,主纂《青浦县志》等科技农业著作。王圻于86岁在家乡无疾而终。

## 早春三月

■ 肖根胜

走过艰难的二月,终于迎来了阳光的三月。三月,春风徐徐来,陌上花儿开。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,趁着春光大好时,种下一个美好的愿望。

告别二月,迎来新的希望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二月是紧张而杂乱的,为疫情发展而紧张揪心,为医生的英勇付出而感动,为同胞的罹难而悲伤。幸好,一切都在向好发展。这些天,频频传来好消息,除湖北外的大多数省市确定0新增,坚持住,深信,我们一定能赢。在时序中,我们将告别二月,在情感里,我们将慢慢告别紧张。春暖花开,就在不远处。

三月,是轻盈的欢喜,是春水初盛,是春风又起。春光灿烂,鸟语花香,足不出户,就可以听到鸟鸣的鸣叫,站在窗边,也能感受到春风拂面的清爽。三月,最美好的事情,莫过于拥抱阳光。踏上青青的草地,看田间花开,看鱼儿跃出水面,鸟儿飞过林间。可是现在,想看的景,无法去看。再等一等,待疫情过去,我们拥抱一个真正的春天。春天是充满希望的,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世间日月,随时光渐行渐暖。云起时,伴着月光皎洁明净,于是,漫漫时光归于安宁。

在这个春日,有清风拂面,在这个时节,有良人知心。早春从这里开始,未来在此刻启航。樱花争艳,草莓含笑,油菜花开,春日的大地,依旧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。信步迎光而去,山河无恙,人间皆安!

如“这部书从戏剧、书法、园林、戏文、影视、乐舞乃至茶文化,对某些专业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和扎实的人文功底。对上海文化的梳理和上海文化事件的研究,相当有条理的和逻辑性。他的学术情怀和人文形态的研究,读来一点也不枯燥,不生硬。这部书是海派文化研究的一个丰硕成果(国家一级编辑王琪森语)”……

作为沈先生的老乡,就书中涉及苏州风土人情,还是可以“捉捉捻处”的。然而一捉,反而捉出了一个热爱家乡、才情旁逸、深深沉湎于海派戏曲文化的痴情汉。

细腻精准的追光

举两个例子。

一篇是研究叶圣陶在用直镇吴县第五高级小学执教时的往事。

我因奉命采写《雨花忠魂陈继昌传》一书,曾把这段历史爬梳剔择了个遍,自以为好算个专家了。没想到沈先生一点也不含糊,在写到叶圣陶当年租住陈继昌家时,把陈家的怀宁堂与走马楼都一字不错地写了出来。要知道,所有文字资料中都把“怀宁堂”根据苏州方言的谐音错写成了“怀仁堂”,就连叶老的长子叶至善在他前几年出版的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中,也将错就错呢。而沈先生不但没写错,还把怀宁堂所处的“东中市下塘街”的具体地址也一字不错地写了出来,甚至还写到了当年叶圣陶的外祖母、母亲也曾随他一起客居用直镇怀宁堂的轶闻,这可是所有相关叶圣陶这段史料的记录中没有的。沈先生治学态度的认真与严谨,由此可见一斑。

## 一束专注的追光

——苏州籍作家、中国文艺戏曲理论研究者沈鸿鑫速写

■ 汤雄

一篇是《苏州观赏塑像小记》中写到的吴县东山紫金庵的一节。

有关庵中唐朝雷潮彩塑十六尊罗汉中的“降龙”“钦佩”“藐视”三尊罗汉,可以说所有的描述都是从形态神情上入手的,写出了“降龙”罗汉脸部的威严而自信、“钦佩”罗汉的击节赞赏、“藐视”罗汉的神情冷漠与不以为然。唯独沈先生在描述这组群像时,眼光别具、独出机杼:“这是一个多么生动的戏剧场面,连人物心中异态的比较复杂心理活动也刻划得淋漓尽致。”

真是三句不离本行,这可是笔者第一次见到有人把这组罗汉群像比作是戏剧场面呢!

沈先生观察事物的细致与匠心,体现着他一定的文学修养与功底。

其实,沈先生儿时就已埋下了戏曲艺术的情结:他出生于苏州阊门外渡僧桥下塘街一个爱好文艺的家庭,经常跟随大人出没于苏州观前街上的开明、新艺、大华、美琪及他家附近的皇后、金门、光华、和平等剧场、戏馆,从小就耳濡目染沉醉在京、沪、锡、越剧乃至江淮戏、常锡滩簧之中了,一部部长篇评弹,刚齐桌沿高的他竟能一连两个月坐在书场里每场不拉,听得如痴似醉,直到剪书为止。

1957年,他在《新苏州报》上发表了散文处女作后,就考进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

文系,专攻文学,“梦想当一个文学家”。1961年毕业前,却有了变化,先是学校准备分配他到广西彩调剧团《刘三姐》剧组做编剧,后来上海市委宣传部把他选送进了上海戏剧学院当研究生,毕业后分配至上海市文化局工作,从而使他与戏剧曲艺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。

孤独专注的追光

如果说一个人兴趣爱好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未来生活的话,那么,作为一个从事戏剧理论研究的学者,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鉴赏家与评论家,才情、胆识、良知,三者缺一不可。身为中国戏剧曲艺理论家、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、《上海文化艺术报》编辑、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的沈鸿鑫先生,他之所以能在一路上前行的60年中,发表戏曲理论、评论作品1000万字,出版《中国京剧史》《中国曲艺志上海卷》《周信芳评传》《中外戏剧名篇赏析》《元曲三百首辞典》等三十多部著作,是与他正直、真诚、向善、向上的人格与艺术的不懈追求之结果。

戏曲艺术理论向来是戏曲界幕后的幕后事,就像繁华缤纷的舞台上射出来的一束追光。的确,追光因单一而孤独,但在整场演出时必不可少;追光因专注而精准,可以引领中国戏剧曲艺理论走向更加宽阔的明天。(下)